

平陽府志

卷一 — 卷四

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
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

聯合重印

平陽府志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重版《平陽府志》組織機構

顧問

趙雨亭 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原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李玉明 三晉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原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孫安邦 編審，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省古籍出版社總編輯。

董占鎖 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原中共運城地委委員、地委秘書長。

王德貴 臨汾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原地區人大聯絡組副組長。

總策劃

員創生 編審，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原運城地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

駱山水 稷山縣礦產局局長，省收藏家協會會員。

董步雲 運城地委秘書處正處級視導員，原地委秘書處副秘書長。

斷句

周慶義 高級講師，原運城師範語文教員。

羅立力 中學高級教師，康杰中學原語文教研組組長。

梁龍登 中學高級教師，康杰中學語文教員。

校對

宋萬忠 (總) 副編審，運城地區地方志辦公室副處級調研員，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

王台麟 運城行署民政局正處級視導員，原民政局副局長。

李慶德 副研究員，運城地委宣傳部正處級視導員，原宣傳系統黨委副書記。

張武虹 編輯，地區地方志辦公室編審科副科長。

王曉宇 助理會計師，地區民政局干部。

繪圖

劉秋芳 高級工程師，運地地區建築設計院原一室主任工程師。

工作人員

晁兆太 中學高級教師，稷山師範學校辦公室主任。

辛玉閣

出版社責編

楊文 張建英

重版《平陽府志》前言（一）

趙雨亭

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平陽（今臨汾市）幾乎都先後爲郡、府或州治。轄域範圍，各個時期適需要亦大小因之。而作爲府治，轄域我省原晉南之廣，據查起始於明代。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平陽府曾「領州六，縣廿九」；萬歷四十二年（一六二四），「領州六，縣廿八」。到清康熙年間，又曾「領州六，縣廿九」。《平陽府志》刻版本付印之時，即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仍領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霍州、隰州，轄縣廿七。括之今臨汾地區、運城地區及晉中地區的靈石、呂梁地區的石樓等，比原晉南地區之域還稍大一些。直到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平陽府的管轄範圍才只「領州一（吉州），縣十」，地域範圍小了很多。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九五四年八月，運城、臨汾兩個地區合并爲晉南地區（后又撤消）。而此次重版的《平陽府志》，其記述的範圍，正是原晉南地區和今晉中的靈石之域，清康熙年間以前歷史的發展變化和現狀情況。

山西晉南地區位于黃河中游，西、南兩面瀕臨黃河，隔河與秦（陝西）、豫（河南）二省相望，東北與我省晉城、晉中兩地接壤。這里號稱有名的晉南盆地，土地肥沃，自然環境優越，名勝古迹和文化遺址遍布全境，人文薈萃，歷史悠久，是古老的華夏文化最早的發祥

地。

我國自古皆有修志的優良傳統，編纂地方志歷史遠源流長，是華夏文化遺產中的巨大寶庫。本屆修志的實踐證明，利用舊方志中的有用資料，為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服務，是一項有深遠意義的工作，是大有可為的。清康熙四十七年版刻本《平陽府志》，版本完整，內容詳備，其建置沿革、地理環境、田賦物產、風土人情、鹽政鹽法、官署兵防、職官宦績、學校教育、選舉人物、古迹名勝、藝文雜詠，以及歷代帝王活動等方面的資料，可以說是我們了解古晉南地區歷史發展的必讀之書。為此，我們決定重版康熙木刻版《平陽府志》。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先後在運城和臨汾兩地區合并後的晉南地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對晉南的山山水水，以及勤勞的人民是有感情的。故對《平陽府志》的點校再版，賦予了一種特殊的厚望。願這一部珍貴的舊方志書，其「資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將會不斷地體現出來。特別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促使我們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古晉南，歷史地了解今天的運城和臨汾，加速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騰飛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七日于太原

（趙雨亭：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原省委書記，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重版《平陽府志》前言（二）

李 玉 明

地方志是記載一地自然、社會和經濟諸方面歷史和現狀的資料書。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爲鑒，治郡國者以志爲鑒。」說明地方志在我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中國方志總目統計，清代以前，我國編修地方志總計達八千五百餘種，十餘萬卷。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却有相當一部分佚失了。既使幸存有藏，而清代以前傳世下來者則極爲稀少，特別是名家參與編纂的名志更爲罕見，形同珍品。鑒于此，本屆修志，國家把整理舊方志作爲其中一項主要任務。

省三晉文化研究會成立后，在弘揚和發掘我省文化遺產的同時，也注意到了繼承、開發、利用地方志這一祖國歷史文化遺產。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們再版了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版《山西通志》，全書一百八十四卷，千余萬言，由當時的著名學者王軒、楊篤等人纂修，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影響。此次再版的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版《平陽府志》，是當時的知府劉學修，著名學者孔尚任等纂。劉是山東諸城人，孔是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爲朝做官，曾被康熙帝授國子監博士，累遷戶部主事，戶部員外郎。但他的最大成就在於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完成了傳奇劇本《桃花扇》的創作，成爲著名的

學者和戲劇作家。《桃花扇》上演以後影響很大，當時與《長生殿》作者洪昇有「南洪北孔」之稱。不久，他即辭官歸里，專做學問，著書立說。劉棻和孔既是同鄉，又是朋友，便邀請他到平陽府幫助修志。孔到平陽府后，劉還爲他專門組成了修志班子，廣征博采，精心編纂，終成《平陽府志》，并刻版付印。《平陽府志》三十六卷，百余萬言，當屬名家精纂。在中國舊方志文庫中，據悉屬珍貴之名志。現存原版本極爲稀少，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等地有藏，但已視爲「文物」。故省會決定同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再版《平陽府志》，合作搶救這一歷史文獻。

《平陽府志》所記載的內容，是近三百年前古晉南的歷史，用今天的觀點來衡量，一定有些頗偏之處。從發掘三晉歷史文化遺產之角度，我們本着「取其精華，弃其糟粕，借鑒歷史，古爲今用」之方針，總結《資治》經驗。使《平陽府志》這一歷史文獻，發出爲社會主義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服務的光澤。這就是我們重版該志的宗旨。

一九九八年六月廿四日于太原小石齋

（李玉明：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重版《平陽府志》前言（三）

董占鎖

《平陽府志》首成于明萬歷四十三年（一六一五），當時只有一卷刻本，今幾乎見不到原版。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版《平陽府志》刻本，傳世者也極為稀少。《山西地方志綜錄》示我省圖書館有膠卷版，經查只是乾隆年間的。而稷山縣地礦局局長駱山水和博物館楊志遐同志，在一次下鄉時偶然從一農家發現康熙版《平陽府志》刻本。山水同志有一定的文化素養，特別是對古籍志書異常偏愛，遂不惜重金購買。後他又將其呈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員創生（編審，原地區地方志辦主任）同志鑒審。經過考證了解，方知該志在全國是孤本，特別是屬於名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編纂，當屬舊方志名志之列。我們遂對再版《平陽府志》產生了興趣。

康熙年間的平陽府治在今之臨汾而不在運城，但康熙四十七年木刻版《平陽府志》，其記載的範圍却含今之運城地區之域。當時的平陽府轄「六州、廿七縣」，屬於今運城地區之域的有蒲州（含永濟、虞鄉）、解州（含解縣）、絳州（含新絳）三州，以及臨晉、猗氏、榮河、萬泉、河津、安邑、夏縣、聞喜、平陸、芮城、稷山、絳縣、垣曲十三個縣。志書內容體現運城地區及其各縣的歷史資料特別豐富，尤其是「鹽政鹽法」更為獨有。這就是我們對

再版《平陽府志》產生興趣的更重要原因。遂數次赴太原，爭取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古籍出版社的支持與合作，終得到了理解與幫助。特別是駱山水老同志個人願出巨資支持該志的再版，更使我們受到感動。三晉文化研究會是群眾性的學術團體，資金乏匱，困難重重。但由於各方面的支持，則使我們增強了完成再版《平陽府志》這一浩大工程的信心。整理舊志，利用寶藏，啓迪今人，教育后代，總結經驗，開拓前進，這就是我們的主旨。願這一主旨能在實踐中體現和發揮作用。

我本人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後，有緣從事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的整理與發掘。但實屬才疏學淺，於方志一門，更是外行。值此再版《平陽府志》之際，同志們也囑我爲其寫一前言。實不敢應，又只好應就，待方家及廣大讀者教正。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于運城

（董占鎖：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原中共運城地委委員、秘書長）

序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人民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相厥土，宜於以布其教而安其俗，猗與何其重也！迨後，地拓世殊，祖其意者曰統志，曰通志。而郡邑之紀載尤職詳焉。平陽郡屬視全省幾三之一，幅員號稱廣大。甲申冬榮欽承。

帝命召試乾清，簡拔守土，甫下車，考其圖籍，**緊**維舊志一，編修於明神廟。時距今蓋百年矣。顧念平陽爲唐、虞、夏故都，其淳閭樸茂所留貽。聖哲名人多出其間。依古以來，迴殊于他郡。乙亥地震，皇上遣官發帑，繕城郭，建學校，取顛覆而噢咻之，俾不至一民一物之失所。乃百年之內紀載闕如。其胡可以弗敏謝時。薄歲暮卒卒未遑。明年嘗召三十四城屬吏，先後諭誡之。課以職業，或至于再至于三，以覘其才，守治行之奚若。又明年，行部州縣，諦視其城郭村市，險要厄塞，與夫文教之類振，民物之淳澣、豐嗇、慎固，而調劑之。其他務之手營心瘁者，蓋亦無寧晷也。丁亥秋，事稍豫，顧謂二三同人曰可矣。遂檄所屬，徵舊乘，哀典故。雖故家譜牒，殘碑斷碣不遺焉。批閱商榷，共成三十六卷。其所訂正，復得鄉先生之力居多。越十七晦，朔而書成。天下事患于不爲，爲之而又知其難也。夫人一家之中，歷世久遠，使之上溯高曾而述其所爲，亦或荒渺莫稽。況乎地方二千里，變故日多，

文獻日就湮滅，卷帙之僅存者既多舛謬，不可信。其近今所摺撫又復名實互淆，信疑參半，如是而欲訂其謬鑿，擇之精而語之詳，豈不難哉！然而焚膏矻矻，不敢憚勞。所謂百年之內紀載闕如者，亦幾幾乎！可以備一郡之觀，紹前賢之緒矣。而獨有向所不及詳者。平之爲郡，地似腴而實瘠，民似勁而實柔。環顧境內，四匝皆山，土多磽確。榮、猗、蒲、解間稍平，又苦沮洳斥鹵，河汾之水冲決不常，自一二巨室外鶉衣藿食所在多有。而又土無物產，人無伎巧，惟知力稼穡，事懋遷。雖曰西接延綏，北連邊塞，其驚勇悍急之性絕不相類。爲長吏者方且愛惜長養，提赤子而納諸慈父母之懷，猶懼體恤之弗至，而謂此蚩蚩柔且瘠之氓，可駸削其脂膏殘焉以自逞也，忍乎哉！曩者，皇上加意西土，特行巡幸，禮高年，蠲租賦，古帝王祠廟天章爛然。平陽爲唐、虞、夏故都，堯、舜、禹所已行與未及行者，一振舉間，無不過者化，存者神，道源契合于是編。在敢不拜手稽首忉舞而編輯之也哉！榮不同司徒之所掌。而守土之職，固皇上簡拔，而鄭重畀之者也。體黼座軫，念民艱之意，當民氣漸復之時。又稔知此邦之人之柔且瘠，而愛惜長養之爲急。不揣愚昧，兼資衆長，勒成一書，用以告官茲土者，且不敢以其難者，遺後之君子也。謹序。

康熙四十有七年，歲次戊子仲冬谷旦，賜進士出身山西平陽府知府東武劉榮謨

跋平陽府志後

舊志訖明穆宗之世，後更百三十年，紀載蔑如。郡伯劉青岑先生乃起而纂述之，始事於丁亥仲秋，脫藁於戊子季春。部居門匯，略放舊志及今通志。而發凡起例，意義各別。洋洋乎該博詳覈，成信書矣。顧猶不自謂善，具書與幣徵集郡中老聞者六人，屬以校讐，余從諸君子後，檢論商確，思欲有所潤色，而才不逮，作者莫能贊也。中間約繁補缺不及什一。兩閱月而後卒事。凡爲目三十有六，爲卷若干，定可繕寫。因書其後曰：自昔通達治體必推儒者。其在春秋，若晉肸，鄭僑諸人。博物洽聞於凡國史所載，象懸於天形結於地，事興於人。上下千百年，盛衰之故了若指掌，故其爲治也。酌劑於寬猛緩急之間，厝置有方法，施爲有次第，政成而民賴之，有非近世士大夫苟且就功，之所敢望者無他，規模素具故也。今郡之有志，亦猶古國史之遺也。隆萬以來，接迹而爲郡者，苟非自甘俗吏，鮮不悼心殘闕而力疲於簿書則不暇。爲史家三長，一不具則不能爲知。罪休於其心，流俗人之浮，議奪於其外，則不敢爲。先生莅郡才數歲耳，而百餘載不完之籍，燦然大備，可謂非儒者事與事儒者之事，可謂非儒者與？噫！平陽昔稱蕃饒，辛未而後災變迭見，亦漸就凋瘵矣。今幸得儒者以爲之長休養生息，相與安其治，服其教，於願已畢。而是書之成乃并其治教所取準者。而永垂之後，有覽者，毋徒嘉其綱羅之富，討論之密，徵文咨獻之煩，且勤而酌古準今，能於其中識

治體焉。庶乎唐勤魏儉之民，常沐儒者之雅化，而作者之意，其亦有在於斯乎哉。康熙四十七年長至日聞喜張克嶷謹跋。

平陽府志

凡例

一、志者，紀事之書也。旨與史合，體與史殊。九州之地，唐虞載諸《禹貢》，《周禮》列於職方。小史掌邦國志，外史掌四方志，固與太史、內史不相侔矣。嬴虐，項暴，圖籍化爲焦土。其後拾遺爲地圖，唐爲《括地志》，宋爲《寰宇志》，元明爲一統志。歷代之史，相資爲用，究之史自爲史，志自爲志也。體有一定，無取新奇，故國朝一統志，各省通志，義例大抵相同。近見州縣志，間有標列名目，高自位置，年表做龍門，綱目襲紫陽，以郡邑之簡編，擅朝廷之法制，僭妄之罪則吾豈敢。

一、府志，難於省志與州縣志。蓋省志宜簡，州縣志宜詳，府志折衷其間，詳簡各適，所以難也。而平陽則尤難，地大，屬多，人繁，事雜，文冊紛如牛毛。一事之疑，一字之訛，遍詢三十四屬。考核之煩，目直頭眩，此詳之不勝詳也。舊志，於明穆宗以前事猶稍具，神宗時未經論定者已不在內。況又百餘年來，其間淪於闖賊，躡於姜逆，散於惡荒，灰燼漸滅，於地震，舉一郡之典章制度、聲名、文物，求什一於千百而不可得，惡能不簡。夫救殘補缺，有司之責也。顯微闡幽，命筆者之事也。凡人與事關系地方者，考辨不厭精詳。若勛業著於旗常，鴻文傳於藝苑，世有耳目，習見熟聞，無侈繁多，既不登載。

一、志圖例有八景，識者貽譏舊志，不免又於各屬缺。如今始系一郡總圖，繼分三十四屬，而以山川、名勝之最巨者終之。既有領要，庶便流覽焉。

一、建置沿革，載在舊志者未敢雷同。如唐叔遺封太原越千里而據之。晉國舊都，翼城、曲沃、絳州、太平、聞喜、猗氏，群起而爭之。不定源流，徒滋聚訟。今本《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參以目前形勢，詳互考訂，殊費苦心。世不乏淹通之君子，願是正之。

一、山川，舊志三十四處合而爲一，觀者茫然，莫知所屬。今分載州縣，高下了然，其形勢相似，彼此互見者，必搜求證據，辨其本末，晰其支派，俾登臨者知所適從，把卷者可當卧游也。

一、一方保障，賴有城池。創始重修，必書以有功德於民也。關鎮堡寨以險隘附焉，公署準此。

一、學校，視舊志加詳，崇聖道，廣教化也。名宦、鄉賢姓氏前人不錄，亦以輓近多綠錦、彝典互輕，然鯢羊猶存，何必廢也。所可異者蒼頡、風后、契稷、皋夔、伯益、伯夷、義和、龍垂、關龍逢、巫咸、巫賢、傳說諸聖人，功德在萬世。使宣聖而在過其祠墓，必加尊禮。乃今列於戟門之外，群然雜處無論，諸公不敢相抗，即宣聖南面臨之，似亦有難安者。惟所在州縣，修理專祠，迎入木主，春秋致祀，以示尊崇。庶戟門外兩祠得以安坐也。又流寓非土著不必入。鄉賢中若子夏既系流寓，又崇祀十哲，屈居鄉賢，義無所取，均爲改正至。

義。縱身爲酷吏，韋忠效死，劉聰存其事實，黜諸門牆亦義之，允當者也。

一、祠祀，合乎祀典者存之，以專設爲重，州縣共有者即註於下，淫詭不錄

一、戶口，前載明代之數，後載本朝之數，照康熙四十五年達部編審冊，觀者可以知時勢矣。

一、貢賦，前載明代夏稅秋糧等項，後載本朝錢糧。據本年征解定額，明時款項煩多，今則總歸戶部，故所載簡於有明，此法之所以盡善也。其稷山、臨晉等處，錢糧之累照縣志。吉州、蒲縣、大寧等處，丁銀之累照州縣詳文，芮城灘地照府詳文，俱將節略載入，以凜司牧者之痼癥焉。至蠲免發帑等事，據州縣所報恭紀。皇恩之浩蕩云。

一、屯田，深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自有明中葉已失舊法，兵以衛民，故云防今之屯丁化爲編氓，而總鎮移駐郡城，以壯冀南、河東之勢。時勢不同，故措置各異。一照衛所冊，一照總鎮冊。

一、鹽法，悉照舊志。其泉澗、灘、渠、堤、堰，於鹽池有關者，俱采附近州縣各志并鹽政全書。郵政照各州縣現在開銷數目。至曲、翼、汾、芮互爭原案，照各志兩存之。

一、水利，惟平陽最爲關係。地狹而瘠，高原平坡不恃天而恃水，爭端所在，性命以之。志載從前定案一字不移，間有變通者，必身履其地，相形度勢，費盡調劑，務息紛爭，未敢輕爲軒輊也。

一、職官，自萬歷四十三年傅公淑訓後，姓名皆不得而知，無論他矣。事經易代，藩冊莫存，